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我們這一羣

——前奏曲——

我們不是盲目的英雄主義者；
雖然我們都是青年人：
熱情，率直，和果敢的青年人啊！
在戰場，
我們的血儘可流到最後的一滴。
但當我們執起這文化武器時，
却要嚴肅地，慎重地來工作，
寫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滅亡，
寫到中華民族的解放。
鎗是武器；筆也是武器。
在「抗戰」的大旗下，
我們這一羣，
針對着現實，
在「文化的陣地」上，
建起一個「活躍」的堡壘。

本社同人

一九三八·四·廿日。

第一輯

到和平之路

L. Fishier

奧地利亞底史的回顧

L. Lore

蘇聯的民主是舉世無雙的

J. Kunitz

巴塞羅那的黃昏(報告文學)

B. Stavis

創造詩歌的新形式與大眾化(理論散步)

達寧

的日語(報告文學)

適懷

運動在合浦(通訊)

巴斯

2.4

我們是皇軍(詩)

華軍

到和平之路

美國 Louis Fisher

今日，在世界上，很顯然的事實是，在三個國度裡，戰爭正在瘋狂地進行着——中國，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亞。我們底政治思想上最大的謬見是，以這情勢之下，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忍耐着，讓侵略者一意孤行；或者，第二，發動戰爭來阻止它。假如我是跟這個意思是一樣，那末，我就是一個孤立主義者了。我應該說，讓侵略者發瘋地殺人吧，因為，他還得準備幾年才能跟我們作戰。而戰爭能夠延緩一刻，也是值得祝福的。在過去十八個月的西班牙戰爭里，我所見到的恐怖的情況，是太多了，所以在任何代價之下，我也是主張和平的。我深信，在這個國家里，孤立主義，跟一個聰明的，爲了防止戰爭而以坦白的國際合作態度做基礎的外交政策比較起來，則對和平與民主制度所給與的威脅，前者反大於後者。

侵略者們底勝利，弄得他們膽大起來了。「滿洲國」，萊茵河區域，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現在是奧國了。現在雖然波及到奧國，但事情並不會這樣就結束下去的。去年八月，「安格理夫」(Augriff)——納粹機關報——這樣說：「在捷克裡，正爲了蘇維埃西班牙而進行募款，可是，在將來，誰會爲了捷克去募款呢？」這含義是很顯然的：快就輪到捷克了，可不是嗎？

法國，蘇聯和其它小國，恐怖起來了，於是，在原來已經是空前的擴軍程序里，還更加空前地加速着，我們也依樣葫蘆地做着。隨着日本在中國底進展，和意國德國在南美的深入，（在這里，他們幫助西班牙法西斯的結果得到了許多朋友，在西班牙發生什麼事，是很迅速地反映在西班牙美洲的共和國里）美國是更加狂熱地在擴軍，我們於是將有一個龐大的軍部底設立，軍需工業底動員，對各別市民底更嚴密的監視，更大的壓抑，和更大的反抗。勝利的侵略及其前途鼓起了整個世界的軍備競爭。當戰爭在進行着和侵略者須要償付相當的代價底時候，對於少量的海陸軍補助金是沒中用的。

侵略者們在進展着，但他們必定會到了某一個限度時，那敵對的武裝的巨人們，爲了要保存他們底民族利益，是不能夠讓侵略者們越過一步的，這樣接着就是大規模的戰爭了。這也就是法西斯勝利者們底最嚴重的困難，孤立主義者們儘可以相信美國是能夠維持孤立的，可是，明瞭複雜的國際關係的人們並不同意這幼稚的幻想。戰爭要是開始了，「律特盧」修正法 (Ludlow amendment) 也是沒辦法的。戰爭是應該遠在還沒有變得急迫之前來防止的。像「律特盧」修正法般的計策，只有令我們拋開預防戰爭的政策，而走向那在最危急的關頭才去制止戰爭底道路。

R
050
752.4

從擴軍走向和平之路，只有自覺地制止侵略者們對和平民族底攻擊。真正和平主義者底第一個責任，就是要奪去了侵略者們底收穫。假如一個侵略戰爲了我們底集體行動而失敗，那末，第二次就不容易實現了。我們只有這兩路可走：瘋狂的擴軍和「律特盧」修正法般對那不可避免的戰爭底無力的防範根據與防止戰爭的方法來重新建立和平。

和平是可以非武力的政策來建立的。人們以爲，德國，意大利，或者日本，如果受到經濟制裁，會作困獸鬪，而向列強反攻；這樣的假定，是不難證明他是錯誤的，一九三六年十月以來，蘇聯是幫助着西班牙政府軍的軍火，要不是這樣，法西主義現在是在西班牙勝利了。爲了要報復，德國或者意國有沒有進攻過蘇聯呢？沒有啊。法國所走的路線，是贊助政府軍的，這結果，適足以增大德意在西班牙戰爭的損失，侵入西班牙的人，有沒有轉過來向着法國呢？沒有啊。香港，是英國的和其他的軍器大量輸進中國的門戶，日本從來沒有攻襲過香港，或者法屬印度支那，或者西伯利亞，從這里，中國是在接受着飛機和其他武器來抵抗侵略，法西國家們從沒有反噬過，因爲他們是不能夠啊。他們是太弱了。對他們底冒險的力量我們常時估計錯了。他們所以大膽，只不過是其他各國底容忍做成的罷。

在西班牙政府軍發動戰爭的時候，是沒有軍隊的，沒有政治統一的，可是一向都能够擋得住佛朗哥，希特拉，和墨索里尼。德意兩國，在國際形勢許可之內，可能地把他們底資源和先占了的有利條件幫助叛軍。意國有二十萬軍隊在西班牙。那兩個獨裁者把一千八百架飛機和五十萬軍隊的武裝送給叛軍的將領們。根據一月十日倫敦「經濟消息」，佛朗哥欠了羅馬廿五萬萬里拉，和欠了柏林八萬萬馬克。德意還進一步給爲一點幫助，但是仍然不夠啊。他們底手臂是太過短了。這時候，在西班牙底法西投資已經把投資者弄得軟弱無能了，是不能再發動一個歐洲大戰了。這就是政府軍們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在去年十二月廿八日的納粹報紙 Frankfurter Zeitung 說，當叛軍在西班牙開始戰爭的時候，沒有人估量它是會延長得幾個月的。同樣日本對中國的戰爭也算錯了。德國的速戰速決的理論是給粉碎了。中國不斷的抵抗，只會弄得日本經濟漸漸的崩潰，侵略者們對那荏弱的犧牲者還征服不來，會更進一步來進攻那在幫助着這犧牲者的列強嗎？擺在目前的事實是：幫助西班牙和中國的列強並沒有受到襲擊；而這列強，較之美國，更加隣近着侵略者們。

法西國家們不特躊躇着不敢進攻各大國，要是在外交上受到壓力，甚至會後退的，應付潛艦海盜的「尼翁會議」，就是一個例子。還有，在一年以前，法國爲了德國底侵入西班牙屬摩洛哥而弄得不安起來。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

奧地利亞底史的回顧 Ludwig Lore原著亦真譯

要是把目前的時代寫成歷史，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是一定不會被遺忘的。因為在這一天，德意志不費一槍不拔一刀把奧地利亞征服了。現在，形式上維也納還是奧國底首都，而實際上奧國是由柏林統治了。奧國向來反對德國統治的長期鬥爭，現在已經失盡光榮，以投降結束。

德奧合併問題第一次發生在現代史上，是一八四八年當德國國會在法蘭伏Frankfort開會的時候。究竟在一個統一的德國裏面，奧地利王國(1)佔個什麼位置呢，祇把奧國裏日耳曼民族各省併入德國呢，還是整個奧國

和德國聯合呢？那時奧人拒絕把他們的王國撕裂為兩半。德人也不肯收容一大部非日耳曼民族。及至卑斯麥在普魯士當權時，他看到德國要統一，祇有踢開奧地利亞才可成功。什列斯威和好斯敦 Schleswig-Holstein 問題(2)發生，其結果便是：柏林和維也納這兩大日耳曼族底顯明的決裂，一八六六之戰役，和在貢匿格勒戰場上奧軍的潰敗。從此八百萬多的日耳曼人是和他們的同族的日耳曼人完全斷絕了政治的關係了。

隨着這，半世紀之間，表面上沒什麼重要事情發生，但在內政上面

法國駐柏林大使叫希特拉停止這活動。果然，這活動停止了。沒有用過兵，事實也不須要用兵哪，和平國家們底道德上的和經濟的影響就夠了。

實在，美國對於這和平政策底助力，是安全而不費力的。這政策底最重要的地方，是，停止物質資助侵略者們，這物質是他們進行殺人的冒險所必需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一艘德國汽船「格爾非爾特」(Gulfed)載着二百個飛機炸彈從「達拉華」河(Delaware)駛下去。她底目的地是德國的一個埠，在這地方，一部份的炸彈是要卸下，大約是轉運到西班牙去。其餘的就運送到在中國的日本底軍用貨棧。這就是德日底第一次二千五百噸的炸彈的定貨。但大約在同樣的時候里，羅斯福總統却向紅十字會懇求一百萬元來救濟中國的平民。

去幫助強力的一邊，就不是中立了。依照中立法，我們是不能夠供應軍火給佛朗哥和政府軍的，雖然佛朗哥是不需要美國的軍火。他所需要的都從德意接受過來，我們却把軍火賣給德、意。可是結果受害的還是西班牙合法政府，同時，政府軍爲了軍火不夠，無辜的西班牙人民是在空襲之下成爲千萬地死亡着。表面上我們是公允的，實際上我們是反政府軍的。在無意中，我們是袒護着一方了。美國人民底同情無疑地是在中國一邊的，可是我們却使日本在中國底戰爭容易地進行着。

是刻畫着奧匈帝國內各別民族的不斷紛爭的。民族問題長期引起奧國對巴爾幹的齟齬，終于達到頂點：一九三四年奧太子斐迪南 Arch Duke Francis Ferdinand 的謀殺。世界大戰結束，奧帝國便解體。在大戰前奧國面積二十四萬方英里，人口四千六百萬；戰後祇剩下一個沒有軀幹的腦袋，全面積三萬二千三百六十九方英里，人口約六百五十萬。

現在奧地利變成了一個德國屬地，無疑的，是希特拉底個人的勝利，但推溯來源，合併的基礎，是遠在希特拉執政以前了。世人或者已遺忘

了，德奧合併Anschluss不是納粹政策，而祇是日耳曼政策；這在希特拉以前，社會民主黨政府在柏林和在維也納，已經高呼德奧合併了。要是凡爾賽條約，和聖惹蒙條約(3)的簽訂人物眼光放遠些，報復心放輕些，誰能知道歐羅巴洲的將來變成怎樣呢？但事實都是這樣，聖惹蒙條約第十八款明白地命令奧地亞「不許有任何行動，直接地間接地或各種各樣的損害其獨立」。勞特喬治 Lloyd George (歐戰後各條約中的重要人物)什麼也不怕，祇怕德國有安靜的日子乘機合併日耳曼族的奧地利而把新興的捷克

我們要不是取消了中立法，最低限度也要修改它，叫它不要幫助了那蕞漢，而使戰爭中的不利者受害。這樣的轉變會惹起戰爭的危險嗎？假如我們賣軍火給政府軍，佛朗哥，或者希特拉或者墨索里尼會進攻美國麼？他們最多只不過把載着軍火的外國船隻扣留而已。對於輸運軍火給中國，他們只有同這樣幹罷了。我們決不要忘記，事實上，不少的國家在供給着軍火給中國和政府軍，而他們自己却沒有生着什麼事。

美國政府的政策，跟民衆通過抵制貨物運動而表現出來的態度，假如明白地表示侵略是不會得到美國的鼓勵和幫助的，那末，是可以育成和平的。如果須要我們雖則可以單獨進行的。可以其它的布爾喬亞民主國和蘇聯採取相同的步驟時，對美國這種努力會發生着關係。英法都犯過帝國主義強盜行爲的罪。在印度西北邊，在巴勒斯坦，在其它的地方他們是轟炸過良民百姓。對於這些國家——英法——底反動的可能性我沒錯視過，但他們須要和平，因為他們知道，戰爭是沒有收穫的。這不是一個很觀念論的理由，但它是實在可靠，因為，它是自私的。

我們不歡喜聽見什麼爲民主主義而戰的話，因為，在一九一七年，威爾遜總統，掩飾着帝國主義間的醜惡的戰爭，認這是高尚的征討，是爲民主主義而求世界和平，並結束所有的戰爭，從此之後，我們便很着意地防範着這Hokum。現在，在西班牙，一個封建性的有武力的黨派，受着外國反動的獨裁底懲惡

共和國包圍。

德奧合併的主張在整個威瑪時代(4)也還保存有。當時的社會主義者連接地用巨大的示威運動要求日耳曼族大聯合。要是協約國列強明白事理些，允許牠，大概德奧兩國中的日耳曼人斷不會反對建立一個奧德共和國的。德意志共和國朝着這方向進行嘗試，提議和奧訂關稅協定，但列強橫加遏阻。想來也可笑，戰後所謂「政治家手腕」，其特點便是：凡是時前對自由黨政府或民主政府所拒絕的，現在在壓力之下却對反動派法西派大行讓步。列強對匈牙利截斷自由民主

派的卡羅利(Karolyi)底路線而反向反動的何西(Horthy)退讓，便是這種盲目所使然。戰後十年間協約國列強壓迫歐洲民主主義長成的種種錯誤實在是替法西主義開路的啊。

舒士尼格總理(現在在世界人的眼目中，已成為出賣奧國的混蛋了)抱着一個沈重的心向希特拉投降。他知道奧地利的獨立已成幻想，但他還竭力維持牠，希望德國發生第二個政變送希特拉下台。一個沈溺在水中的人是連水草也喘着氣去抓住的，不是嗎？現在，無論好或壞，奧地利已歸入德國了。不久，德國便有人口七

和支持，正在想把民主主義來消滅，它，在戰爭狀態里面，人民的自由，表現了非常的強大力量。中國忍受着一切的苦難而進行建國，正受着強鄰的威脅，要中國變成奴隸，過去，英法都幹過這勾當了。可是爲了國防法國是同情着政府軍，英國也爲着了帝國主義者的理由而對日本懷着惡意。我們不贊許他們底動機，但我們却歡迎那產生出來的好結果。

在國際政治里，一個動機不會常常能够發生預期的結果——這委實是很難應付把戲啊。例如，在西班牙，蘇聯的幫助，引起了革命和促使了法西的崩潰，却同時也幫助了英法資本帝國主義。這兩個不同的影响，善意的人和惡意的人都認爲是慎重地經營出來的。可是，明眼的人，便知道這兩個影响不會個別發生的。因此，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們，起初也許是在保障他們底不潔的利益，結果，前進的社會計劃却支持了真的民主政治。

也曾有過這樣的論爭：法西國家們，假如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生產原料和過剩人口底解決，他們就要爆裂了。然而我不承認這樣隨便的把世界劃分出「有」和「沒有」。墨索里尼之掠奪阿國，爲的是要「有」麼？如果是的話，那末，在他對意國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經濟的剝削還沒有開始以前，爲什麼計劃着使進西班牙呢？如果墨氏需要新的土地，爲的是意國人口太多，爲什麼却獎勵人口的生產呢？在 Meiu Kampf 希特拉反對德國要求殖民地，可算是聰明。在一九一三年，德國跟殖民地——其中一些是統治了三十多年的了——的貿易總額

千三百萬，這超過法國的四千二百萬。這在德國現政府，可算是驚人的成功。有奧國在牠背後，納粹的德國是可以優游地變成歐洲大陸上舉足輕重的強國了。

這件事變對捷克有什麼意義呢？布拉格(Prague捷京)在最近納粹黨猖狂的示威的面前表示忍受，便可以解答這問題了。和法國「聯盟」和受蘇聯「保護」使她自己冒着受德意志，波蘭，匈牙利所宰割瓜分的危險。波蘭和那些巴爾幹小國，素來靠鈎結納粹政權來維持牠們的獨立的，現在也陷在恐怖之中了。因為牠們的惟一的護符

法蘭西是隔離得令人絕望的太遠啊。

達拉第(Daladier)和薩勞(Saraut)大概要為着他們的坐失時機而痛哭。當一九三三年希特拉蹂躪了德意志共和國的憲法時，法國是可以名正言順地根據凡爾賽約開軍隊回駐萊茵河非武裝區的。這可以很容易辦到，不用喪失一箇士兵的性命。又九月後當納粹德意志脫離國聯時，後來她恢復軍備時，法蘭西還有第二個機會來保障萊茵河安全的；在這個時候，德國除了敷衍的反對之外斷不敢再有什麼舉動的。當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拉派軍隊入萊茵區域駐防的時候，德國

，只是佔她底貿易總額底一千份之五而已。事實上從各殖民地，是得不到什麼重要的原料。但她是很富強。起初，希特拉不須要殖民地，現在却硬要殖民地。起初，他計劃「奧泰其」(Autarchy)或者國家自給。他在進行着他底自足的和擴軍的四年計劃，但他仍謀着對外貿易的發展。墨氏也同樣的說着自給，但轉臉來就大談其帝國了。這兩個目的是矛盾的。重要的是，在現社會制度之下，法西斯主義似乎就是這些國家求解決他們底問題的最後機會了。他們瘋狂地拏第一件當萬靈藥，然後拏第二件，再把這兩件合併起來。最後每樣都似乎得到些成功了，可是仍繼續朝着這兩個永都得不到滿足的目的瘋狂地走。

一九三一年，日本宣稱，她要吞併滿洲，為的是她的過剩人口和得到資源。可是，滿洲的經濟底表面差不多，還沒有動過，東京就佔據了華北；同時，這個事業還未嘗鞏固，却發動了現在的全面的進攻中國，動機並不是基于經濟的，只不過沒用的事物產生出來底瘋狂。甚而波蘭，她有的廣大的人口稀疏的土地，却有着一個政府鼓動的大組織；在非洲，南美和亞洲，在為波蘭而領導着侵奪土地的運動。

沙皇時代的俄羅斯是個大帝國，但它忽畧了內部的發展底機會，而去吸收那在中亞和遠東的大的新地。俄羅斯是很「有」的一個，但它還需要有着更多。俄羅斯革命把須要向外發展的「有」變為不須要向外發展的「有」，可是法西的政治的本質根本就是「沒有」所以就是「溫西蘭」(Van Zeeland)計劃或者什麼原料

有投降」的時候，無論如何也必要起來死戰的啊。

註：一 奧地亞在歐戰前還是王國

二 一八六三年丹麥王兼併該兩省，次年普魯士與地利攻之，奪回。但一八六六俾士麥把兩省獨佔，激起奧地利的開戰。普軍大勝。

三 凡爾賽（一九一九年六月廿八日）束縛德國，聖惹蒙（同年九月十日）束縛奧國。

四 一九一九年二月六日德國各黨派聯開國民會議於威瑪，選總統，制憲法，該憲法直至一九

三三年希特拉登台撤廢。

五 俱法國急進社會黨，達曾任陸軍部長，薩曾任內閣總理。

堅持長期抗戰，來紀念血淚的五月！

鞏固和擴大抗日統一戰線來紀念革命的五月！

聯合全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人們，來紀念人類的五月！

發揚五月烈士的革命精神！以鮮血來洗滌中華民族身上的恥辱！

然而，這三個法西黠武主義者們，最重要的還是跟英國的關係。在阿國，西班牙和中國，最受到損失的，就是英國的利益承認集體安全是蘇維埃的詭計的人，一定是相信防共協定的表面價值和希特拉與墨索里尼的話。

在法西侵畧者的聯盟里。也缺乏着徹底的合作。擊西班牙里面的軍事計劃說吧，德意就得不到統一的意見。再說中國吧，德國和日本的經營却不一樣。進一步說，每一個侵畧還對外作戰——而且意國是有兩條戰線啊——這樣就減削了他們相互的實際的幫助。制止法西侵畧的工作，雖不是容易，因此也不能誇大說難，不久，英法是一定會感覺到抵抗的需要，結果，美國的任務也就不重要了。假如中國和政府軍再能夠維持一年，那末侵畧者是不能再擾亂着和平了。現在所謂集體安全，意思應該是對中國和西班牙抵抗侵畧底幫助。美國不擴充海軍也應該加以幫助的，可是假如爲了過去和現在的侵畧而令我們建造了一個更大的艦隊，那末愛和平的人們，是應該幹一點反侵畧的工作了。

景冬譯自(The Nation)

P.8與P.9對照

防軍部全不願意支持這冒險生意，將帥們都接到秘密的通令，要是法國一反抗，即行辭職。不過，德國人究是很好心理學家。完全一如他們所料，法國避開事件底擴大，允許牠的強敵進駐邊境，終日恃着牠的偉大的地底國防線，而忘記了一件事實：德軍入駐非武裝區是可以隔絕牠的對東歐同盟國施以援助的！

法國素稱強國，自從一八七〇色當之役被德國打敗後，未曾吃過什麼大虧。但，由二月十五日始，已經不示着預兆，牠要在國際間墮落為次等角色了。德國斷不肯放過一塊石頭顯

動的。隨着奧國這個輪鬆的勝利之後，牠必擴展勢力，西由萊茵河東至達但尼爾海峽。倘牠的計劃能夠成功，她便在不久的將來變成一萬萬五千萬人口的經濟主人，凡牠實用上所需要的食料，油，煤，金屬等等都可由所統轄的地域供給。

然而，還要說說最後一句話。德國今日的勝利或可變為明日的失敗的，除非希特拉和他的助手能在相當期間內有極其慎重的聰明。倘德法西主義要嚇倒全歐洲，也不見得英，法，蘇俄等能無限量的袖手旁觀的。甚至最愛和平的民族，在於「對付壓迫唯

底再分配也是沒辦法的。

在德，意，無數的有着自由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思想和主張的，並不是通通是死了或者轉變了。對法西的外部的壓迫，刺激了它內部的矛盾，可是，獨裁者們向外的政治的勝利也可以把它抑制下去的。內部的不安不能夠叫希特拉或墨索里尼崩潰，但當他們計劃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利與不利時，是一要把它算進去的。同樣，對那些中立者們，也得一起算有的。假如歐洲法西主義者知道美國不會幫助各民主國家，那麼，對他們的抵禦，是不會這樣的逡巡了，如果希氏和墨氏知道了英美嚴守中立，法國就危險了。納粹底外交政策的目標，一向就是想做成美國的孤立，折散英美法，法蘇的聯合。同樣，日，德，意是要破壞國聯，叫它不能成爲一個反侵略的共同行動的工具。集體安全的死敵，不是美國的孤立主義們而是希氏和墨氏。一九三五年五月，希氏力謂，當兩個國家發生了戰爭，「其餘的國家都要馬上從兩邊退出來。」這就是他的所謂中立的意義了。譬如說德國進攻捷克吧，其他各國就從這戰爭退出來。德國於是勝利了。希氏把軍隊開進法國。國固都中立起來，德國於是勝利了。

侵略者們假設法把孤立的和中立的利刃刺進他們底主要的敵人中國。同時，侵略者們却在「防共協定」的掩護之下聯合起來進行集體的破壞。這個計策居然能夠蒙蔽了一部份的人，因爲共產主義是一條很流行的鱈魚（red herring）。

因為「我們」是「皇軍」

·華軍

—— 諷刺詩 ——

「我們」要「懲膺支那」
「殘暴的支那」；
「我們」要轟炸城鎮，
無防的城鎮，
因為「我們」是「皇軍」。
臭乳的小孩子，
白髮的老婆婆，
行步踉蹌兩口氣，
像狂生了兩條腿。
「我們」要轟殺他們，
因為「我們」是「皇軍」
「我們」有光榮的歷史，
「我們」曾敗了沙皇，
腐敗的沙皇，
「我們」曾打敗了清軍，
昏庸的清軍；
「我們」有蓋世的功勳嘍！
因為「我們」是「皇軍」
「我們」具有有名的「衝刺」，
像一羣發狂的蠻牛，
要衝破你「支那」戰線，

說來易如反掌，
我們每次衝鋒的時候，
總帶着千人針，
「我們」有天帝的保佑，
因為「我們」是「皇軍」！
「我們」鎮壓朝鮮革命，
蕩平台人「造反」；
「我們」統制國內的產業，
學「我們」的法西兄弟，
不做牛油製出大砲，
吐許餓的人民，
出半口咒恨，
因為「我們」是「皇軍」！
「我們」「保護」國際利益，
「我們」維持世界「和平」
我們破壞英美商航，
掀起太平洋的風浪；
「我們」發出了宣言，
過後就不聞不問，
「我們」有無上的權威嘍！
因為「我們」是「皇軍」！

編者的話

爲着給中華民族自由解放運動，盡一點力量我們出版了本刊。拆穿了法西斯侵略者們向外侵略的藉口，指出他們力量的薄弱，孤立主義的對和平與民主制度所給與的威脅，同時主張和平，停止物質資助侵略者，本期這篇「到和平之路」是比較詳盡講到的。要知到德奧合併不是納粹政策而祇是日耳曼政策！那麼請你看一看 Ludwig Lore 作的「奧地利亞歷史的回顧」，你就會得到一個滿意的回答。

「蘇聯的民主是舉世無雙的，」論及蘇聯是真正切合自由平等的民主，和說破布爾喬亞的所謂民主，是「在老尋求鬼火」就罷了。西班牙的叛軍現在正加緊的進攻巴塞龍那，他們是怎樣殘殺巴塞龍那這和平的民衆的？請你讀一讀「巴塞龍那的黃昏。」

本刊歡迎外稿對於翻譯的更表歡迎。

本期在急忙中出版因此缺點是很多的，這要請讀者們體諒指教。

蘇聯的民主是舉世無雙的 Joshua Kunitz作 陳適懷譯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為蘇聯採取新憲法第一週年紀念，依照憲法，于十二月十二日，則正在舉行第一次全聯邦的選舉。蘇聯代言人描寫這憲法的特點，沒有隱諱，作為世界上最民主的了。那銳不可當的決斷，他們如何解釋？

關於蘇聯憲法那新的，真正無匹的東西就是，全部着重于創造豐富與多樣運用所有一切民權的實際的根據，那些布爾喬亞的民主常常宣言而決不實行的民權。正如莫洛托夫在蘇維埃大會所摘而言之：誰要自己了解蘇聯制度的民主應常常牢記主要的事情；而在最後的分析，那主要的事情就是人民佔有和管理所有生產，分配，交換的工具——土地，工廠，商店，森林，河流，銀行，交通工具，等等。

布爾喬亞曾在：「自由，平等，博愛。」和「生活，自由和尋求快樂」的口號下爭鬥過。可是，那些只不過是口號吧了，漂亮話吧了。工人大眾所獲得的，充其量，不是真實的，而不過是有名無實的平等吧了。至于尋求快樂，還老是尋求鬼火。

布爾喬亞的觀念論者所見，民主仍解釋為根據法律與國家各個人認為的平等。地主與佃農平等，寄生者與生產者平等——于皇宮的窮奢極侈或蹲伏于茅屋，遊逛于南海或工作于絞榨血汗的工廠，飽食得頭暈腦脹或餓至于死，他們都是自由平等。阿尼托·法朗西曾諷刺地說：「法律的壯嚴平等在乎貧富與貧的相同——宿于拱門之下；行乞于街頭；和去偷麵包。」

一九三六年三月，史太林與路易哈佛的會談，說及資本主義國家窮人所享受的「個人自由」，有個類似的話。史太林說：「一個失業工人，他瀕于飢餓而找不到工作，他所享受的「個人自由」，我真是難于想像了。真正的自由只能存在于剝削已經破除了的地方，沒有誰壓迫誰的地方，男人不每每為失業，家，的怕懼的地方，只有在這麼一個社會，個人及其餘的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而不是紙上的可能。」這些話的闡明，人人能辨別蘇聯新憲法那充分民主的意味，及布爾喬亞與社會主義的民主之基本的不同。

這新憲法登記了，所有有意義的事實：在蘇聯裡面，作為國家的經濟生活的因素之所有資本家，地主，富農，投機家——所有靠別人的勞動而肥的階級，已被消除了。工作是每個健康人民之可敬的義務，依照這原則：「誰不做工誰就沒有飯吃」。而且以担保尊貴的工作，權制平衡工作的義務的條規，即是休息，閒暇，教育，養老，養病，或扶助無能工作者等權制，及有法律和担保的一種法律和担保，那是不管怎麼自由的，民主的，和進步的布爾喬亞的憲法

所望塵莫及的。

說到自由，平等，及博愛，毫無空洞的誇張，沒有無謂的虛偽，這是應該本書特書的。牠們是真實的權利，為明確担保所維持的權利。

憲法一一八條云：「工作權為國家經濟的社會主義之機關，蘇維埃社會生產力之堅定生長，沒有經濟危機，及剷除失業……所担保。」

這個與事實適合嗎？希望畧一瞥下面收集的事實，茲作答如下：

1. 社會主義的國家經濟的機關——一九三七年蘇聯人民的總收入百分之九十九有多，都是從社會主義的經濟方式得來，這收入，從一九二八年的二四·四萬萬盧布而膨脹到一九三七年九四·七萬萬盧布的數目。

2. 生產力的生長——自從在資本主義世界開始危機以來，蘇聯的工業出產已升到歐洲的第一把椅子，電力，煤油，鐵及鎂礦，鑄鐵，鋼，捲鐵，過磷酸鹽，蒸汽車，牽引車，聯合收穫車，農具，車箱，車床，等等的出產，升到所有歐洲各國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前）的水平以上了。實業勞動的生產力，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時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開首三年，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一九三六的上半年比之一九三五年的上半年表明增多百分之二六·一。——開展斯塔哈諾夫運動的結果。

3. 沒有經濟危機，沒有失業，蘇聯的工人及僱員的數目，自一九二八年以至一九三七年，從一一·六百萬升到二六·三百萬。而蘇聯的工業仍顯明地缺乏勞工，今年的工資已經超過七八〇〇〇百萬盧布，比之一九二八年增加九·五倍。

明顯地，一一八條不是空談，而是事實。現在讀一一九，一二〇及一二二條：「休息權…養老權，疾病或失却工作能力亦然…絕對多數工人減至七小時之工作，規定工作及職員每年保有原薪之休假，以及為勞動者服務之衛生事務所，休息廳，俱樂部等廣大網路之建立等為保證。…以公費廣大發展工人和其他僱員之社會保險，供給免費醫藥，…」這憲法，認定特殊婦女問題，除保障婦女享受一切男人的權利外，仍準備「國家對母性及兒童利益之保護」，「賦予孕婦以保留贍養之休暇」，廣大地發展「產科醫院，托兒所，幼稚園。」

這些條文，與事實適合否？讓我們畧再一瞥一些搜集的事實吧：

1. 休息廳與療養所——一九三七年，所有蘇聯的工人及僱員，在二和四星期之間有給薪假期。免費送那些需要特別休息或治療的到休息廳或療養所去。在一九三七年，待遇過四百萬工人和集體農人，這還不包括少年先鋒隊及青年共產黨機關所組織之成千夏令營。成千百萬的蘇聯工人，他們自己的假期——因為是給薪的，為蘇聯所旅行社的組織之個人或團體的各處長途旅行，當然

巴塞龍那的黃昏

Barrie Stavis 作

鴻 基 譯

巴塞龍那一天之中以黃昏為最美
麗的。那時陽光會變得柔和，天上顯
現出淡淡的紫色，建築物的尖銳的屋
簷融化成柔軟的曲線。但昨晚黃昏的
時候，這裡瀰佈着痛苦和死亡。意大利
的飛機由巴馬·地·馬佐卡(Palma
de Majorca) 飛來，向海灣那邊的工
人區轟炸。它們避過偵察，高高的飛
進來，連馬達也停了，直向這裡駛下
。這顆毫無準備的城市受了三個炸彈
轟炸後，才發出警報。警報！逃避！
敵人的飛機來了！在下面，巴塞龍那

的街道是黑暗的——在上面，一個彎
彎的月亮和探空燈所發出的光，影出
一根一根的蔚藍色的帶子。

今天我讀佈告，知道死了二十四
人，傷了五十三人；死傷的都是女人
，孩子，和老人，而沒有青年人——
他們通通都在前線上。後來我就跑到
海灣去，看看炸後的狀況。

走路走得很困難。巨大的窟洞有
十五呎深，濶得像兩旁有跑道的溝渠
一般。我看見一個炸成的窟洞裡面有
大圓石，沙礫，塵土，水喉的碎片，

不包括在內。

2. 產科病院——在一九一四年舊俄羅斯只有六千八百二十四所產科病院。在一九三七年，為數已達到十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所了。

3. 賦予孕婦以保留贖養之休暇——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發給妊娠請假的婦人的錢，為數畧超過二千九百萬盧布。在一九三二年大約五千九百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五年，為數在二萬萬盧布以上了！

4. 托兒所——一九一三年，在舊俄羅斯的托兒所供給一萬一千五百孩子。在一九三七年，托兒所供給四百萬七十萬孩子。依照計劃，一九三九年，在蘇聯的托兒所兒童的數目要多兩倍以上——千萬以上的兒童在托兒所呵！

5. 幼稚園——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五百萬個孩子以上進幼稚園。依照計劃，一九三九年，數目要變成三倍了！

顯然，上面的條子不是空談而是事實。我們最後看一看一二一條吧：「蘇聯公民有教育權。權利：有普及強迫之小學教育，上至大學教育之免費，大學生絕對多數之免津貼，各校之以方言講授，工廠，國營農場，機器，曳引機站及集體農場中勞動者工業，技術，農業為免費訓練之組織為之保證。」

這四條文與事實適合否？為要避免討論得過于詳細起見，我僅引用一些示

人糞，模糊的肌肉。我又看見一條瘦得不成樣子的狗——每根肋骨都可以數出來——牠的嗅覺受了這些肌肉的刺激了。我繼續移動，但很慢。到處都是破爛了的東西。街頭已經堆積了水泥做成的東西的碎片，磚瓦，滿蓋着灰泥的機車，大片的木塊。在這些一堆堆的爛石碎磚之中有瘦弱得很可憐的孩子。背着比他們還要大的麻袋，我尋着食物。當時巴塞龍那的天氣很冷，這是三十六年來最寒冷的冬天。這裡沒有煤可以買。所有的煤都在醫院裡和工廠裡。

我繼續走。當我向前走的時候，

偶然有一只貓走過，這裡就是牠們森林。牠們有許多被捕捉了，因為肉燒成的菜也不壞。在巴塞龍那久的人現在是食物的批評家了，他們這貓肉燒成的菜很像兔肉的味呢。

我經過一個難民的屋子。我跑進出看看裡面的究竟。沙袋堆積起來像人那麼高。在地面之下，許多二十方呎的骯髒的房子，由又窄又髒的孔道連着，這些完全是用木柱支撐着的——活像地窟裡的礦場一樣。旁邊放着一對木長橈，當中放着一張木桌子。一個老女人——其實還不到老的年紀——她的祇有皮的身體被一條薄的

意的數字吧了：

1. 初等及次等的教育——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俄羅斯帝國有百分之四十八至五十的兒童受初等教育。在一九三六年，蘇聯的全體兒童受初等教育——蘇聯一共三千萬兒童現在正在初等及次等學校受着教育。

2. 高等教育——在大學的學生數目從一九三〇的一百九十三萬增漲到一九三五年的五百二十二萬，在技術專門學校，從一九三〇年的三百二十七萬增漲到一九三五年的七百零五萬。

8. 普通及職業的成人教育——蘇聯人民的三分之一刻下正受着正式教育，在學校或經過工廠，商店，集體農場，等等的特別課程。在俱樂部，團體，及函授而正在受着教育的更多。在一九三六年，三百萬成人工人爲了所謂技術的最低試驗在讀着書。在蘇聯已升到百分之九十識字的了，教科書出版九十四種語言。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之際，蘇聯對於教育化費了一五、五萬萬盧布。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際，費用却一躍而爲六七、一萬萬盧布了。

明顯地，一二一條亦不是空談而是活生生的事實。「尋求快樂」第一次不再是一種嘲笑了，不再是跟踪于不可達到的笨蠢了。蘇聯人民有他的工作，休息，教育，病的安全及養老權，是在世界上，已把他放到至少能美好地嘗試的真實的能達到的快樂的地位第一人。

莫洛托夫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採取新憲法的全蘇第一屆非常大會上的挑戰

黑色頭巾圍繞着。她喃喃自語。還有一個男人在那裡。他說：「回家吧。現在沒有轟炸了。」她用空虛的眼睛看他，不說一句話。他又說：「回家吧。現在沒有轟炸了。」她看不見他。她聽不見他。她的眼睛是空虛的。

在一個荒涼的房子裡，放着兩卷摺起的非常不潔的臥具；一家人的全部財產就在這裡面了。

我跑出去。天是藍色的，平靜的。在西方那邊有幾塊浮雲漂忽着。我再望望那黑暗的洞穴，那難民的進道。我感覺着要嘔吐一般。我說：「天殺你這蠢沙里尼。天殺你這害人的瘋子。」

後來我到了被轟炸的地點了。那裡只剩下屋子的軀壳；四份三有多的被炸去了，好像由屋頂到地窖給一柄大刀劈成鋸齒的形狀。有一座五層的房子，最頂那層的一個房子，牆上用着玫瑰色的帀，下面一層的房子是用藍色的帀貼着的。但是第三層，正中的一層，引起我的注意。這個房子是空無一物的，只有一隻獨一的缺少一條腿的椅子頹喪地靠在那度彎曲的牆上，一個有色的玻璃燈架，發出叮噠

的聲音，一個日曆吊在牆上。這是一個顏色鮮艷的石印日曆，每天有一頁，它還是厚厚的——將來還有許多日子，所以還有許多頁。我讀一讀它的日期，是一月八日。那就是昨天。昨天還有人把七日的一頁撕去，開始那新鮮的日子。我翻身跑出來。

「這簡直是地獄」，我對自己說。「到地獄去找第二間屋子吧。我的四週的幾百間屋子都是一樣吧了」。

這條路的盡頭處有兩塊石擠塞着，地中海的海灘就在那兒了。「我要到沙灘走走」，我說。我走過一塊放在一條很壞的坑上面的木板，向着海邊去。忽然聽見一只鳥在唱歌，有兩只很美麗的黃金色的金絲雀，囚在一個生鐵鏽的籠里，吊在一個窗外。我對自己說：「那到不壞」。後來我又看看那邊粉碎了的屋子，對那些金絲雀道：「喂，你們這些醉生夢死的東西，戰事發生了，知道嗎？」在我說話的當兒，我聽見一個女人唱歌的音聲。我自語道：「那個人還在唱什麼呢？究竟她是誰啊？」

我跟着歌聲追跡去。歌聲是由一間屋子地下的一層發出來的，這間屋

，不是不當的：

「讓別的國家採取同樣的處置吧，」他對大聲喝采和笑的代表們說了，「我們此後要認識像蘇聯這麼一個國家的民主，正是全人民的民主……」

「我們索性看看一些布爾喬亞的國家給與農民什麼吧，不是像我們這麼一五·百萬，而只不過是地主們及別人的田地的十五百萬阿。此後我們要準備認識這麼一個國家在開始去接近最誠懇的真正的民主，工人的民主。」

子一半已被炸毀了，其他的一半還住着人。我由那沒有玻璃的窗戶望進去，看見一個女人，匍伏着，一面在洗刷地板，一面在唱着美妙的歌兒。我的影子落在她的地板上，她舉起頭來望望我，我覺得慚愧——因為我窺探人家的屋子。

她說：「Buenos dias.」

「Salud Camarada.」

「Salud」

她的面孔蒼白瘦削得很可怕。我確信她一個月內也沒有吃過一頓好飯。

我繼續走。但我的耳鼓還留存着她的美妙的歌聲。我到海灘了。我坐在沙上，望着地中海

論壇漫步：

創造詩歌的新形式與大眾化 達寧

昨天偶而拿了詩羣第二期胡明樹先的作的「警報，準備！」給一個朋友看，他看到了那大串的「砲聲，砲彈，速率，命中，受傷着大，白烟，黑烟，燃燒火焰，河流，原野，昏迷……」就很老實地說：「這很好啊，你看字眼多末豐富！當我要寫一篇關於警報準備底散文的時候，那麼我要搜集字眼就不得不請教胡先生這篇大作了！」

同書胡先生在他的「一點解釋和補充」里說：「以新的手法表現新的事象，新的形式配合新的內容；這與現在的抗戰要求新的武器配合新的戰術和戰畧是同樣的解釋」他又引用了胡風先生說「適夷和艾青所說的要求新形式，是指的更能夠適合地表現抗戰生活的形式……我看要求新形式是當然的，因為這個偉大的時代一定需要更多表現的形式」不錯，創造新形式是目前迫切地要求着的。誰人都不應該反對。胡先生這篇詩，關於內容方面，在這里不欲多說所要說的是關於新形式的問題，是否在警報準備的時候所發生的景象用堆描寫當時情形的字眼砌起來。就算是創造新形式了雖則砌字眼的秩序是依着聯想而砌成的。可是這樣的來一個了五馬分屍就很容易被認為堆砌了，而且在廣場上，就是像個未來主義者讀着他的詩那未有力地讀着，但那篇詩的力量能否打動聽衆使他們了解呢？這是應得先考慮一下；

創造新形式是不能夠脫離大眾化的，新的武器和新的戰術與策畧不是憑空創造出來，是由舊的演化而來的，「更能夠適合地表現抗戰生活的形式」更要接近大眾化，深入獻身於民族革命運動底大眾的隊伍去學習適應他們的智識水準教育他們振奮他們，加強他們的意志然而或許有些人看見了同書第一期詩人的手提包，關於盧那卡爾斯基在大眾性的限制里說「對於大眾性的規範，是應該

老
價
二
分

東京的「日語課」

岡本先生那塊黃油油的臉孔，老是朝着天。

滿黑板寫的雖然是「支那文」，但作為「支那人」的我們看起來實在太不順眼。因為岡本先生說的是富于出世思想的倉田民的「出家及其子弟」，單單依靠井上天的辭典當然不夠用。于是他那副黃油油的臉孔，會露出一些輕薄的笑容，眼睛閃閃，舌頭不妨一縮，就不了了之。這位先生，可說是不十分「日本型」的了。有時說幾句「支那語」頗流利。而他選的教材，也偏于文學性質的。如夏目漱石的「哥兒」之類。在一般負有監視留學生使命的日文教師中，岡本可說是比說馬虎的一國，這也許是因為他本人被虛無思想所支配吧。

適懷

可是，武田這傢伙就迥然不同，起初，他倒並不上課，老是坐在學生的後面靜靜地聽了好久就溜出去。我們也不以為他是教員，當他是個學監吧了。後來，他突然跑上講壇，說一串很長的「支那語」，使我們大大的吃了一驚。其內容，則無非是日本女人最好，諸位留學，無忘及時行樂。七理先生，則介乎兩人之間，因為他是個漢學家，但又是個典型的日本主義者。尤其是他那副日本型的身材，最明顯的是矮胖，日本鬍子，說話粗重。但他可在黑板寫一筆極流利的漢文，至于書法的佳麗，連他自己也稱讚為王羲之的筆風。我們中國的留學生要是與他考起國文來，一定比不上他。他能懂得我們不能懂的典故。他能

希望用非常之慎重的……我們也不應該依了連在文化的意義上程度極低的農民或勞動者也在內的大眾水準，來平均我們的文學。

就毫不猶豫的說我們創造新形式用不着計較那低能的大眾，但我們要明瞭盧那卡爾斯基在甚末的情形下說這句話的，我們是在怎樣的環境下？我們的抗戰是靠少數人來維持還是靠大多數人來維持的？是單單靠那些「外國月亮比中國月亮更美麗」的智識水準高到了不得的博士，碩士們來支撐呢，還是堅決地抗戰是那些智識水準低的兵士，農民，勞動者們來支撐？倘若是靠大多數人來支持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全不斟酌大眾的理解程度來創造新的形式嗎？或許等到他們的智識水準提高了。再來認識那些新形式，那麼對於抗戰「並不後人」的詩人們，大概是跑回象牙塔抗戰去了。

在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里，創造詩歌的新形式不要跑到牛角尖里去創造，不應當和大眾分家，應和他們一同投身於鬥爭的漩渦里奮鬥，從他們口頭話上，歌謠上，及一切接近他們的事物上來深刻地考察，創造新形式不要忘記了大眾化！

背誦成段段的「史記」，「漢書」。因此，他對我們日工程度的淺薄時常就心，留學生之中能瞭解日本的俳句怕很少很少吧。

最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的「支那」留學生之中，便混雜着東北的同胞，他們的說的也是純粹的「支那語」。而友邦「日，滿支」親善政策，硬把他們與我們劃了界限。日語成績最好的，又非「滿洲國」的同學莫屬。這是一種什麼現象啊？太可怕了。又許多簡直將「

支那語」改為「滿洲語」。

這些「滿洲國」的同學，沉默的進來，沉默的出去，正當中國西安事變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什麼激昂的表示。可是，在日語科懇親會中，我們却一同唱起黨歌來。這真有點不可思議了。很容易使我憶起與我軍作戰的日軍中雜着東北軍，而東北軍的反正也時有所聞。這又使人懷念到被稱在異邦的東北留學生了。

救亡運動在合浦

巴靳

合浦是南路一個面積最大的縣份，因為地土毗連廣西的原故，所以，縣的北部完全是崇峻的山脈，綿延不絕的橫着縣的大半部。合浦的縣城，離海緊有六十里，它的四週都是一片蒼綠的平坦的原野，在城裏有着兩條相當寬的石屎砌就的馬路，當你第一次入城時，你就會看見曠目的標語和漫畫，在城門口，在街頭上的每個角落，這正表現出救亡工作的蓬勃，在縣城裏有兩間中學，一是省立廣州中學，一是海門私立中學，她們都組織有救亡工作團，在北海也有一間縣立中學，他們都有很好的聯繫，可以說合浦的救亡工作，差不多完全由這幫師生發動和努力，

合浦縣的抗敵後援會，差不多完全由黨部里的人包而不辦，只有一個空招牌，沒有一點工作表現，有些時工作團發動一點工作或組織，他們不特不給你帮忙反會加以阻難，因此目前合浦的救亡工作，老是和後援會脫離關係，甚致可以說是站在對立的地位，這樣合浦救亡工作的蓬勃並不是後援會的功績，而是各地智識份子努力的結果。

在合浦常常有示威巡行和羣衆大會舉行的。可惜這種工作還沒有普遍到農村，只局限於縣城和北海而已，這不能不算是合浦的救亡工作的一個缺點，在合浦的農村封建勢力還深刻籠罩着，一般民衆的生活，都是十分刻苦的。照普通來說，他們多數是出外當兵的，只剩下妻兒在家里料理農事，所以婦女是替男子工作的，在合浦的三區常有土匪出現，他們配有很好的武器，蘊藏在山里，在下午二時後，人家便躲在家里不敢出外了。離開鄉村一二里的地方，便很容易被強盜綁票的，因此鄉民們有些十年都不敢離開鄉村一步，他們的文化水準不用說是十分低落，還是停留在前清時代，這樣當地的土豪劣紳，正像土地皇帝一般在那里無惡不作。民衆的痛苦實在無以言喻的了。

在民族解放戰爭中，後方的落後的民衆是急切地需要解放的啊！民衆所受的壓迫，不僅是封建的傳統的，而且救國也是受着壓迫。所以民衆要求着抗戰建國綱領，徹底火速地實行到每一個縣份，要求普遍地實現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